



## 温情·美德·身份 ——从菲茨杰拉德四部长篇小说析其顺从型人格

王 潇, 戚 涛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 要:** 由于人的性格因素对作者塑造其文学话语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新精神分析学派卡伦·霍妮的性格理论, 分析司科特·菲茨杰拉德(菲氏)的顺从型人格在其已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的再现。研究发现: 菲氏通过文学创作抒发自我思想意识和极度渴望温情、赞许和友爱的主导人格; 菲氏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通过升华、他者化、怀旧等防御策略体系调节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矛盾, 并通过其文学作品构建并一再强化当时稀有的、坚守道德底线的“伟大的殉道者”的自我形象。文章能更好地理解菲茨杰拉德的顺从型人格, 及其文学作品主题、人物形象及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一条新精神分析的路径。

**关键词:** 菲茨杰拉德; 卡伦·霍妮; 性格理论; 顺从型人格; 新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4-0150-08

## Love, virtue and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Fitzgerald's compliant personality through his four novels

WANG Xiao, QI T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human person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writer's literary discour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compliant personality of Scott Fitzgerald in his four novels by the character theory of Karen Horney who belongs to the neo-psychoanalysis school. It is found that, Fitzgerald expressed his ideology and dominant character of extremely longing for love, praise and fraternity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Under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money supreme, Fitzgerald adjus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external world through the defense strategy systems of sublimation, otherness and nostalgia, and repeatedly intensified rare self-image of the "great martyr" who adheres to the moral bottom line through his literary works. The paper can provide a new path of neo-psychoanalysi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tzgerald's compliant personality and the theme, character image and destiny of his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Fitzgerald; Karen Horney; character theory; the compliant personality; neo-psychoanalysis

身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 弗朗西斯·司科特·菲茨杰拉德(下文简称菲氏)著有近 200 部短篇小说及四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1920)、《美

与孽》(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夜色温柔》(1934)。作为一个自传性很强的作家, 他以富有激情、颖悟和诗性的语言书写了自己具有传奇色彩

收稿日期: 2019-11-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1-19

作者简介: 王 潇(1989—), 女, 河南驻马店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文论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戚 涛, E-mail: qitaomail@126.com

的人生故事<sup>[13]</sup>。这四部长篇小说都是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用优美的散文体写成的后视性叙事,无形中展现了作者的个人生活、思想意识及其性格倾向。<sup>[2]</sup>

时至今日,学界对菲茨杰拉德的研究著述颇丰,尤其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夜色温柔》从象征意象<sup>[3]</sup>、新历史主义<sup>[4]</sup>、生态学<sup>[5]</sup>、人物形象<sup>[6]</sup>、伦理学<sup>[7]</sup>、叙事学<sup>[8]</sup>等诸多视角进行了研究论述。有些研究通过将菲氏的部分生活经历与其文学作品相结合,对其文学作品做出主观解释。从性格理论入手分析作者意识形态和其文学创作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探索。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sup>[9]</sup>认为,意识形态是在歪曲地反映现实;恩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sup>[10]</sup>强调性格因素在人们认识包括文学话语和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生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塑造形成,是人类需求动态适应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结果,已成型的性格也决定着个体价值观的好恶与取向,是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因此,文学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它的建构更是会受到作者性格结构的极大制约。而卡伦·霍妮的性格理论则为剖析人的性格如何影响人的认知、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选择等提供了理论依据<sup>[11]</sup>。鉴于此,本文用新精神学派卡伦·霍妮的性格理论,分析菲氏的人格倾向在其已完成的四部小说中的再现,揭示其主导人格与文学创作及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能为更好地理解菲氏的文学创作与其主导性格间的联系提供一条新精神分析的路径。

### 一、卡伦·霍妮的性格理论和菲氏的主导人格

新精神学派的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将人的性格策略分为超然型、攻击型、顺从型、夸张型与自恋型五大类。霍妮强调环境,尤其是幼年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各种不利的成长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加诸在成长的儿童身上,使其不能形成归属感与同在感,从而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阻碍个体正常人格的发育形成,个体无法以真实的自我面对外部世界,无法自如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关系,这种自我认知障碍与人际关系紊乱最终发展成“神经症”。在应对基本焦虑时,正常人可以在几种人格策略中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切换,而神经症人格的人则无意识地通过某一种策略

走入极端<sup>[12]</sup>。其中,神经症人格中的攻击型人格力图通过获得权力、占有、智力优势、成功等赢得安全感。超然型人格通过降低自我内在与外在需求,疏离他人以保证自身的独立性,获得安全感<sup>[13]</sup>。夸张型人格要求他人的忠诚与容忍、要求尊重与服从,试图通过强迫性的控制他人和自我来制服恐惧和焦虑<sup>[12]211</sup>。自恋型人格本质上是自我膨胀,个人因无充分根据的价值而爱慕自己,同时,个人因不具备、或具备得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多的素质而期待别人的爱和羡慕<sup>[14]</sup>。而顺从型人格的主导策略是“如果我依从,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与人亲近,倾向于接受他人意见,压抑个体自己所有的要求,压抑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受他人虐待而不自卫,愿意不加区别地帮助他人,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欲望,并避免产生怨恨的一切可能的事情。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侧重介绍顺从型人格的性格特征:顺从,自我感觉自卑渺小、软弱无助,倾向于讨好他人,富于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对他人的温情、赞许有很强的依赖性,需要他人的爱,尤其是伴侣终生无条件的爱以获得安全感,肯定自身价值。顺从型的人格反感拒绝和报复别人;害怕受批评、被认为无趣、不可爱和其他的负面评价;害怕在学业和工作上表现不佳等。顺从型人格有强迫性的神经症需求。一是对情感认同的神经症需求,由于该类型的人有获得他人认可和喜欢的强迫性需求,会无意识地讨好别人,重视他人的愿望与观点,担心自己会遭到他人的怨恨,盲目地满足他人的期许;偏爱情感安全的家庭环境,渴望配偶终生的、无条件的爱和三两个知心朋友。二是对“同伴”过分重视,觉得同伴会让他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所有期许,替他负责,在顺从型人格心中,帮助其成功就是同伴的重要工作;过分高估“爱”的能量,把“爱”当作处理所有问题的关键;畏惧孤独和被抛弃。三是想要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自己狭窄的内心世界中,倾向于待在群体的边缘,享受私密性;把自己放在从属地位,轻视自己所拥有的才智和潜能,把自己最有价值的地方隐藏起来,富有牺牲奉献精神<sup>[15]39-70</sup>。

菲茨杰拉德出身于小商人家庭,菲氏的父亲在菲氏母亲家族的支持下经商,却不善经营。尽管经济上不富裕,菲氏父母仍然支持菲氏上贵族学校,并将其送入贵族式的普林斯顿大学。从小被寄予厚望的菲氏,在美国当时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下,经常自恨、自卑,他时常因为自己是富家子弟学校里的穷学生而自惭形秽、痛苦万分。菲氏上学期间成绩平平,

却表现出写作、演讲、运动方面的天赋,他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些比成绩更能符合大众喜好、在同学中建立声望的活动中,从而获得他人的赞许与友爱。他畏惧孤独感,使自己整日忙于创作和社交,从与豪门美女的亲密关系和三四位好友的深厚友谊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走出大学的菲氏觉得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低薪、无聊,无法很好地融入现实社会,更确切地说,他不屑于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过平淡的生活,最终辞职在家埋头写作并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这样的生活既方便他进入并观察上流社会的人生百态,又可以拥有更多的私密空间。菲氏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出版且畅销,他也因此赚钱并抱得美人归,然而出身名门的妻子泽尔达是个不甘寂寞的黄金女郎,她婚内出轨年轻英俊的法国海军航空兵尤多亚德·约桑,并向菲氏正式提出离婚,但菲氏对完美的爱情与婚姻、终生亲密伴侣的幻想、强迫性需求、病态依赖不仅决定了菲氏对伴侣的选择,而且决定了他不允许自己离婚,即使他已经对妻子失望。菲氏的性格表现出明显的顺从型人格倾向,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菲氏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自我内心活动和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是他拔高了的自传<sup>[1]5-49</sup>。他将自己的顺从型人格、与他人相处中的冲突及解决冲突的努力、对自己和他人的期待幻想等不同程度地赋予了他小说中的人物。

## 二、菲氏顺从型人格及文本表现

在爵士时代、金钱至上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影响下,出身平平、家庭财力有限的菲氏,渴望获得关爱、关注与尊重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造成的内心冲突使菲氏产生了巨大的焦虑,焦虑使菲氏无法以真实自我与世界建构关系,从而产生强大的无助感<sup>[16]</sup>。为了解决内心的焦虑,菲氏选择趋众的人际关系防御策略,最终形成菲氏顺从型的主导人格,他的主导性格又直接影响其文学创作。

### (一)害怕孤独、对爱的病态需求与轻视自我

顺从型人格的人必须感受到自己被人接纳和信任,他不能接受独处,对朋友的需要是他希望的,因为对这类人来说,孤独和不被人需要、不被人喜欢是画等号的。此外,爱是解决方式的内在部分,爱是绝对不能缺少的<sup>[17]254</sup>;为了“爱”,应该牺牲所有<sup>[17]120</sup>。同时,顺从型人格轻视自己的才智和潜能,盲目关注和满足旁人的愿望和想法<sup>[15]40</sup>。这些特征无一例外地出现在菲氏的小说人物中。

面对孤独,《人间天堂》中的主人翁阿莫瑞·布莱恩在圣里吉斯上预备学校期间,被感受到的贫富差距和金钱观念深深伤害,“他反感所有地位比他高的人,他非常孤独、很不开心,这里的生活对他来说简直不堪忍受。他害怕孤独,因此他也结识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阿莫瑞只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自己发泄时的听众。”<sup>[18]38-39</sup>《美与孽》的主人公安东尼·派奇也因为孤独而产生恐惧,“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恐惧和孤独在蔓延。他一想到要一个人吃饭就感到害怕,因此情愿常常跟自己讨厌的人一起用餐。”<sup>[19]55</sup>《夜色温柔》中的主人翁狄克·戴弗是极有才华的心理学博士,他与美貌多金的妮珂结婚并育有一双儿女,狄克拥有着世人艳羡的一切,却仍然感到“身心孤独寂寞,寂寞之感一生不可遏止”<sup>[20]255</sup>。

对待爱情和友情时,由于对爱的病态需要,《人间天堂》中的阿莫瑞在与年轻漂亮富家小姐伊莎贝拉·罗莎琳德、丧偶的远亲克拉拉·佩奇、激进的女孩埃莉诺·萨维奇的交往中,满足自己对爱情的需求。《美与孽》的安东尼不能忍受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光,虽然小说中他的妻子格洛莉亚·吉尔伯特才是他的真爱,但他在与格洛莉亚确定关系之前,与一个剧院的引座员小姐杰拉拉丁约会、亲吻,婚后离开格洛莉亚去参军时还和驻军地的一个售货员多萝西·雷克罗夫特恋爱。安东尼的两个好友迪克·卡拉梅尔、莫瑞·诺波尔,跟他们待在一起时使安东尼感到“一种新的心灵安宁”,“安东尼认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莫瑞·诺波尔,与莫瑞的友情是他最自豪的事情之一”<sup>[19]20</sup>。《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持之以恒地爱着富家女黛西,即便知道黛西已经嫁人,他还是不惜非法出售私酒、非法倒卖证券赚取钱财,在拥有的财力足够满足黛西对另一半的期许之后,他费尽心机在黛西家对面购买豪宅,没日没夜地举办声势浩大的派对,只希望引起黛西的注意,再见到自己钟情的姑娘。《夜色温柔》中的狄克·戴弗直接自白道:“他更需要被人所爱”<sup>[20]383</sup>、“他需要被人仰慕,这驱使他恣意挥霍自己的情感资本”<sup>[21]</sup>。

在对待自我的态度上,阿莫瑞最爱的是富家女罗莎琳德,“爱的力量驱使阿莫瑞在三月初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向往自己突然间变得富有,带着罗莎琳德去意大利旅游”<sup>[18]244</sup>,满足罗莎琳德的所有愿望。当罗莎琳德由于阿莫瑞太穷而要与他分手,转而又家境富裕的道森·瑞德结婚时,阿莫瑞成全了罗莎琳德,自己承受锥心的痛苦。阿莫瑞在恋爱

中将自己处于从属位置,重视爱人,轻视自己的能力、潜力和创造力,以至于自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消极自暴、一蹶不振,人生充满了无奈的绝望。安东尼在与格洛莉亚的相处时大多处于劣势地位,他轻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将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事寄托在格洛莉亚与他的恋爱关系中,他觉得自己“充其量是个肤浅的庸人”<sup>[19]55</sup>,“只有与她在一起的深度喜悦才能使他平庸的词藻带上色彩,使肤浅的伤感显出悲伤的力量,使自以为是看上去不那么愚蠢。”<sup>[20]115</sup> 安东尼更加轻视自己能够把握自己人生的能力,他的幸福或悲伤取决于周围的朋友和爱人对他的情感上,他的疯癫既随着他的经济条件而变化,又随着周围人对他采取的冰火两重天的态度而产生。盖茨比为了保护黛西甘愿替她承担驾车撞人的罪名,担心黛西的安危在黛西家窗户外守了黛西一晚上,最终被误以为肇事者而被枪杀。盖茨比处处为黛西着想,轻视自己的潜力、高尚的人品和已经拥有的财富。狄克同样轻视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智和创造力,一味满足妮珂对自己的期待。当妮珂爱上狄克,狄克的老师多姆勒教授、好友弗朗兹都不同意狄克和一个精神病人在一起,狄克却还是和妮珂结婚;当妮珂要和狄克离婚时,狄克也欣然接受。

## (二)在上流社会边缘徘徊观望

菲氏曾经纵情地参与了“爵士乐时代”声色犬马的角逐,也曾躊躇满志地肆意挥霍过他的金钱、感情和才华<sup>[22]</sup>,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苟同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他徘徊在上流社会的边缘,站在道德的高度冷静地旁观爵士时代的喧嚣。他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同样具有他的这一性格特征。阿莫瑞虽积极投身社交,最终因为罗莎琳德的抛弃而脱离社会,他无法认同社会上以金钱权力论地位高低的主流话语,成为一个边缘人,整天自怜自哀、自我麻痹、一无所有且一事无成,小说结尾处,阿莫瑞无奈而绝望地“将双臂伸向明净的天空。‘我了解我自己’,他喊道,‘仅此而已’”<sup>[18]364</sup>。

安东尼·派奇从小就“几乎完全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sup>[19]7</sup>。大学毕业后的安东尼在离繁华的第五大街不远却很安静的第五十二街区租了一套公寓,待在这套闹中取静的住处,安东尼感觉安全,“这里有门,有长廊,有能够保护他的卧室——安全,真是安全啊!”<sup>[19]28</sup> 安东尼厌恶出去工作,当安东尼的爷爷亚当·派奇质问他“你准备工作吗?”<sup>[19]140</sup> 安东尼支支吾吾,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之后爷爷给他安排在证券公司的工作,他没

干几天就辞职了,因为安东尼的理想生活是“带着格洛莉亚到外国去,我想在乡下找个地方,当然离纽约不能太远,这样我能写作,或者做任何我决定要做的事情”<sup>[19]174</sup>。安东尼只想做个天生贵族,过着富足而不知人生疾苦的幽闭生活,有着一个爱人和两个好友,寂寞了就邀请别人开个聚会,平时就生活在悠闲的二人世界里。

盖茨比虽然挣了很多钱,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不时地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家里开派对,然而人们并不认识或了解他,周围充斥着关于他的荒谬传言,如“他杀过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sup>[21]44</sup>,因为盖茨比始终隐瞒“自己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sup>[23]88</sup>的真实身世,他看似通过财富成为了上流社会人士,实际上由于他的出身和挣钱的手段,他一直在上流群体的边缘徘徊,不被上流社会所认可和接受。

狄克·戴弗放弃发展自己的医学研究事业,跟妮珂结婚后一直照顾精神病妻子妮珂,很长一个时期生活“在里维埃拉,住在老远的山上跟人人隔绝,过着隐士生活”<sup>[20]270</sup>。他经常激动不已地“要搞个一塌糊涂的宴会,要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的兴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自己变得忧郁起来”<sup>[20]33</sup>。虽然狄克努力地趋众,努力地融入上流社会,却还是保持在这一群体的边缘。

## (三)自恨:弱化自我与受虐倾向

过分顺从的倾向使人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顽固地坚持这种软弱,自己的命运由他人支配<sup>[23]214</sup>。顺从型人格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希望通过爱和赞许获得安全感,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别人的任何拒斥、批评或背弃对他都是灾难性的打击<sup>[23]213</sup>,会导致其自责乃至自恨,自责和自恨的外化便是受虐倾向的凸显,通过夸张的痛苦受虐获得麻痹的满足感<sup>[23]215</sup>。

阿莫瑞在被女友罗莎琳德抛弃后,他先是不吃不喝,终日酗酒、意志消沉,“把自己折磨病了,脸色苍白的像鬼一样。”<sup>[18]261</sup> 随后“他突然宣布‘我决定自杀’”<sup>[18]265</sup>,用酒精和痛苦来麻痹对自己不是出身豪门的富家子弟而被爱人抛弃的自恨。

安东尼在派对狂欢后被爷爷无意撞见,之后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变得日渐拮据,他又无法及时调整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转变,他同样自恨、自责,终日酗酒,被布洛克曼打得“满嘴是血,前面的牙齿还有了奇怪的松动感觉。”<sup>[19]441</sup> 一个贪婪的路人想通过帮他以得到丰厚的酬谢,得知他身无分文后,

“好心人的拳头像古时候攻城的大铁槌一样对他抡了过来”<sup>[18]445</sup>。

狄克·戴弗同样终日酗酒麻痹自己,他恨自己因为贪恋被爱的感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陷入照顾精神病患者妮珂的漩涡,妮珂的财富加速腐蚀着狄克薄弱的意志,“他最想成为勇敢而仁慈的人,可是更要为人所爱”<sup>[20]383</sup>,而不是被妮珂的姐姐贝贝·华伦看不起,为了钱他成为妮珂的私人护理,他日渐焦虑自恨,在醉酒后被意大利警察虐待,“他被拖过那血红色的一片模糊,窒息,抽噎,被抛在石铺的地面上。”<sup>[20]286</sup>

#### (四)病态的依赖

霍妮认为对配偶的错误选择可能产生病态的依赖关系,实际上自谦型的人只是“沉迷于某种类型了”,能够吸引顺从型人格的是更加强壮、更加优秀的同性或异性,正常的对象他根本不会去理会,他爱的是一个超然脱俗的人,他容易爱上在经济、地位、声誉或有特别天赋的自恋欲类型。自大报复型的人也是他比较容易爱上的,因为这些人身上有他缺乏的特点,他想追求独立、自足、优越感的保证,需要勇气来“夸赞”和“自大”,对于他的需要,只有这些在他看来是最强大和优秀的人。<sup>[17]273</sup>

菲氏执拗地要娶自恋傲慢、出身名门的泽尔达,尽管菲氏“知道她已经被惯坏了,而且会害了我”<sup>[24]</sup>。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翁在对伴侣的选择上,也都无一例外地爱上或娶了这种出身名门的富家女,她们在人群中出众、美丽、自恋、傲慢、自私。阿莫瑞不能接受自己喜欢善良温柔的表亲克拉拉,在梦到自己和她们结婚,便满头大汗地惊醒,却沉溺在对富家女罗莎琳德的感情中。安东尼同样可以跟剧场引座员杰拉尔丁、售货员多萝西发生亲密关系,但只是为了“借助她来平息思念格洛莉亚而产生的肉欲冲动”<sup>[19]123</sup>,借他们排解孤独,获得安全感。盖茨比“早就跟女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由于女人过分宠爱他,他倒瞧不起她们”<sup>[23]89</sup>,反而固执地爱着“不同寻常的黛西”,“很多男人曾经爱过黛西,这也使他激动——这在他眼中增高了她的身价”<sup>[23]130-131</sup>。狄克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只消出声,自然会有大把漂亮女人送上门来”<sup>[20]255</sup>,他却还是娶了财势滔天、年轻貌美的妮珂,即便妮珂有众人眼中的神经病。

### 三、菲氏的防御策略与身份建构

为解决基本焦虑带来的内心冲突,个体会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即为了维持自我冲突的平衡,不同

的神经症人格选择不同的防御机制,如压抑、禁欲主义等。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会混合使用淡化冲突、疏离、理想化自我、外化这四种主要策略来解决无助和敌意的基本冲突。菲氏解决自我内心冲突、维持自我与他人和社会平衡关系的方法更是多措并举,有自己的防御策略体系,在其已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升华、他者化、怀旧与外投射。

#### (一)升 华

由于拥有顺从型人格的人渴求赞许和友爱,他力图使自己看似举止高尚、通情达理<sup>[23]8</sup>。他将需求通过“升华”这一策略得以宣泄,升华策略是将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或欲望,用符合社会认同的建设性方式表达出来,并得到本能性的满足。菲氏因为出身平平、经济上经常入不敷出,难以真正跻身上流社会,然而菲氏认为自己的善良、良知、道德品质高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他升华了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来弥补因出身和财力不足等带来的自卑感。他认为自己是具有无私、善良、大方、悲悯、伟大等特点的混合体。夸大自我无助、苦难和悲苦的遭遇,认为无助、苦难和悲苦的遭遇从反面强化了自身善良、大度、伟大的人格特征<sup>[17]247</sup>。

在菲氏的四部长篇小说中,菲氏将道德升华的形象赋予每一个主人公并加以放大。阿莫瑞正直善良,他对罗莎琳德痴情地爱,独自承担痛苦,显得无私且伟大。安东尼“看起来很善良,他的眼神也很温柔”<sup>[19]94</sup>,他不切实际地大方慷慨,妻子格洛莉亚不理解地问“你为什么坚持所有的东西都由你来付账?这两个男人的钱都比你多。”、“我们自己都到了要靠债券来付账单了,难道还不该减少多余的慷慨吗?”<sup>[19]274</sup>盖茨比“身上有一种瑰丽的异彩,有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浪漫色彩的敏捷”<sup>[23]11</sup>。他忘我、无私、不惜牺牲生命地爱着黛西,有钱后一掷千金地买下豪宅,耗费巨资邀请各色各样的人来自己家里办聚会,只为吸引黛西的注意力。盖茨比在冷漠的物质世界里始终保持着善良、梦想、希望和忠贞不渝的爱情,突显了他的伟大和神圣,正如尼克在文中所说,“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sup>[23]134</sup>妮珂在写给狄克·戴弗的信里写道,“你心肠多么好!心里一定非常聪明”<sup>[20]156</sup>,弗朗兹说“戴弗医生是个品性优良的人”<sup>[20]177</sup>,狄克放弃自己前途无量的医学事业,无私又慷慨地牺牲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不顾周遭的反对毅然和妮珂结婚,照顾妮珂,自己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

菲氏四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翁都是菲氏道德升

华的具体体现,主人翁们的无助、苦难和悲苦映照出菲氏与社会相处中的冲突,在当时只认钱不认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人翁们的无助和悲苦反而侧面烘托出他们善良、无私、慷慨的形象,他们的形象变得高大,人格得到升华。

### (二)他者化

“他者”存在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相对于主体的人和事物称为“他者”。菲氏塑造了一些集无私、善良、大方、悲悯、伟大、神圣为一体的理想化形象,将人身上的美德放大。菲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通过自我牺牲和承受痛苦,希望获得他人的关爱和认同,从而获得安全感,缓解内心的冲突。而这些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在冷漠的现实社会中无一例外地被无情地摧毁,相对于有钱有势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是主体的社会,却成为当时社会上被抛弃、被边缘化的他者。菲氏在其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使用他者化的策略既达到了悲天悯人的艺术效果,又达到了读者对主人公及作者关爱、同情的现实效果。

阿莫瑞真诚地热恋着出身高贵的美少女罗莎琳德,却正因为自己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与罗莎琳德家门不当户不对而惨遭拒绝,自此阿莫瑞伤心欲绝,终日酗酒,对人生迷惘无望。安东尼本应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祖父的巨额遗产,却因为祖父目睹自己在家举办的聚会上,一千人酩酊大醉,安东尼的遗产继承权被祖父一气之下剥夺了,他渐渐一贫如洗,昔日的朋友都对其疏远冷淡,妻子对他满腹怨言;在得知他成功继承了财产后,他一时冲动结识的婚外恋人又找上门来,那些以前疏远了他的人们也因为他又有钱了转而跟他来往,一系列的打击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遗产后,人却变得神志疯癫。狄克·戴弗本身才华横溢、朝气蓬勃,因为照顾神经病妻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酗酒等原因埋没了自己的雄心和才华,一生碌碌无为。伟大的盖茨比死前担心开车肇事的黛西,在她窗户下守候了一整个晚上,结果却是替黛西顶罪,被死者的丈夫误会并枪杀。这些原本正直善良的主人公们,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良知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性闪光点,使他们当时无法在弱肉强食、利益至上的上流社会存活,成为了上流社会人眼中的他者,他们或绝望、或疯癫、或死亡的悲剧命运正是他们被上流社会抛弃的他者化的体现。这些“伟大的殉道者”为了坚守内心的善良、无私、高尚的品德,不惜牺牲生命的执着与坚持,也是菲氏暂时缓解自身人格倾向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缓解内心焦虑,深化自我认

同的防御策略。

### (三)怀旧

Michael<sup>[25]</sup>认为怀旧情怀源于个体对自我实际处境的否定认识,来源于个体因为厌恶自己生活的时间、地点和自我而感到的苦痛。怀旧包含了个体对现实处境的无意识的逃离愿望,从而想象出一个完美的精神家园,建构被社会或他人否定的身份认同及失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sup>[26]</sup>。怀旧作为一种防御策略,是一种想象性的补救策略。怀旧情怀追求的是现实中根本没有真实存在过的时间、地点,人心目中所指的“完美的世界”只存在于想象中,是对现实生活中负面处境的一种精神上的弥补。怀旧者通过夸大过去某时或某地的美好,主观忽略掉令人不快的因素,发现自己身上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无关紧要的特性,以及在那个自己想象中“完美的世界”里的重要性,通过合理化的过程使这些特性重新焕发生机。怀旧策略有助于个体建构完整与协调的自我身份,缓解并补偿现实带来的焦虑痛苦<sup>[27]</sup>。

《人间天堂》中,身为男性的作者怀念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自爱、自重的传统,认为当时美国的新女性婚前道德意识薄弱,太过放纵,有伤风化,“维多利亚时代因循守旧的母亲……根本想不到她们的女儿是多么随便地让人亲吻。‘只有小保姆才这样’。”<sup>[28]</sup>《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经常在自白中比较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差异,怀念过去那个几乎人人都具有高尚道德良知、人情味浓厚的中西部,“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sup>[23]152</sup>,在喧嚣的“爵士时代”,在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话语统治下,“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sup>[23]12</sup>当尼克亲眼目睹了盖茨比的悲剧过程,美国东部的利益至上观和东部的人们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折手段、不顾他人生命的斑斑劣迹,更是让尼克怀念往日西部的温情,“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过了眼睛矫正的能力”<sup>[23]153</sup>。菲氏借尼克的口吻强调了以往时光里美国中西部的纯真、道德,与东部的世故和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与上流社会人们为了金钱不折手段、道德沦丧、自私

纵欲的形象相反,菲氏通过塑造一个个为坚守道德良知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的殉道者”形象,在人们普遍认同金钱和权势的“爵士时代”,通过强调自己身上具有的,但是在当时却处于次要地位的美德、良知、人性等特性,来强化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不相符的自我身份认同及现实存在感,弥补自己缺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 (四)外投射

投射分为外投射和内投射。外投射又称外化倾向,是个体将自己的某种冲动或欲望、自我内在客体的某些特征如性格、情感、过错、挫折等,想象成别人身上具有的特征的客观事实。即个体将自己讨厌的那些倾向或品质赋予他人或他物身上,进一步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我的麻烦。这种外化倾向为了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回避真实的自我。然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于理想化意象,神经症患者越是表现出自我鄙夷和对自己的愤怒,自我鄙夷的外化倾向表现为藐视他人或感到被他人藐视<sup>[29]</sup>。菲氏的外投射防御策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其长篇小说中。首先是菲氏将自己酗酒的恶习投射在其小说主人公身上,阿莫瑞因为没钱没地位而失恋,之后便长期泡在酒吧里酗酒度日,排解忧伤,酗酒所带来的浑浑噩噩的度日直接导致了阿莫瑞对人生的迷惘和无助。安东尼最初是喜欢饮酒作乐享受生活,后来因为没能顺利继承遗产、妻子格洛莉亚冷嘲热讽、外出找工作百般不顺,使他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对未来生活的无望,他就靠终日酗酒来缓解焦虑,然而酗酒不但无益反而使他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狄克·戴弗也因为无时不刻的酗酒,使他在工作中遭到病人家属和他医院合伙人的斥责,破坏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其次是菲氏将自己的失败和麻烦归为外因,如他将小说中男主人的失败或悲剧结局归结为女人、酒精、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等外部因素。阿莫瑞在与富家女伊莎贝拉的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关系变淡,伊莎贝拉一声不吭地离开了阿莫瑞,阿莫瑞愤怒地自然自语道,“‘他妈的!’……‘她把我这一年时间都毁了!’”<sup>[18][13]</sup>在婚恋上感受到来自恋人罗莎琳德母亲深深的蔑视,被罗莎琳德抛弃后的阿莫瑞痛不欲生,文中侧面谴责人性的势力、女人的背叛毁了阿莫瑞。安东尼由于没能继承遗产,有一段时间丧失了经济来源,他往日打得火热的朋友们都远离了他,尤其是他的大学同学莫瑞·诺波尔,在大街上遇见了安东尼竟装作不认识,最后安东尼主动追上去跟他叙旧,

被诺波尔不耐烦地拒绝,扬长而去。安东尼的妻子时常抱怨安东尼无能,不能让她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盖茨比即使已经挣得家财万贯却还是因为出身、学历被人鄙视,被人怀疑钱财的来路不正。盖茨比对黛西全身心的爱使他不顾一切,失去理智,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且死后除了尼克无人愿意关心。狄克·戴弗虽然才华斐然、相貌堂堂,因为娶了神经病人妮珂为妻,被他人藐视分不清感情和事业,靠女人的钱,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菲氏在通过小说主人公们的口吻委婉或直接地鄙视他人,批评他人的自私、拜金、势力、薄情,发泄作者内心焦虑的同时,侧面强调主人公们善良、纯洁、正直、富于牺牲精神等美德,建构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伟大的殉道者”主人公形象。

#### 四、结 语

菲茨杰拉德在进行文学话语的创作过程中,极大地受到其顺从型人格的制约与影响。他害怕孤独,对爱具有病态需求且轻视自我,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的内心世界中,在上流社会的边缘徘徊,自恨、病态依赖等顺从型人格全面地影响着菲氏对其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悲剧命运的安排、小说浪漫主题的选择等。为了满足其顺从型人格的神经症需求、调节自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冲突,菲氏无意识地采取了升华、他者化、怀旧、外投射等防御策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冲突,通过其文学作品建构并一再强化重视温情、美德等胜过自己生命的“伟大的殉道者”这一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菲氏通过这些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不仅抒发着内心的冲突,而且探索生活经历对个人的意义,不断完善对终其一生追求完美爱情、坚守道德底线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伟大的殉道者”这一理想化自我的勾勒,以寻求其社会身份认同。菲氏的顺从型人格也很好地解释了其单一的小说主题选择和人物形象描绘。他对“爵士时代”这一写作背景的痴迷,不是因为缺乏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观察,而是因为他始终关注并执着于挖掘他的顺从型人格与物质社会下他人人际关系障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结局和社会影响。

#### 参考文献:

- [1] 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 菲利普·勒热纳.自传契约[M].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 [3] 蔡育红.《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象征寓意分析[J].池州学院学报,2019,33(4):81-83.
- [4] 陈鸿雁.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分析: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5):46-51.
- [5] 万涛,王执中.精神生态批评视角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解读[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4):55-59.
- [6] 白醇丹.失败的浪漫英雄:论菲茨杰拉德长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8-19.
- [7] 魏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道主义伦理解读[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2-45.
- [8] 郭棲庆,蒋桂红.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研究:以《夜色温柔》为例[J].外国语文,2016,32(5):1-7.
- [9] Eagleton T. Ideology, fiction, narrative [J]. Social Text, 1979(2): 62.
- [10]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黄颂杰.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13-114.
- [11] 戚涛.超然策略症候群:梭罗现代化背景下的身份建构[J].学术界,2014(9):138-149.
- [12] 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陈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 [13] 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陈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62-63.
- [14] 卡伦·霍奈.精神分析新法[M].雷春林,潘峰,胡全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3.
- [15] 卡伦·霍尼.自我分析[M].贾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16] 丁建略,田浩.霍妮神经症理论述评[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6):43-45.
- [17] 卡伦·霍尼.自我的挣扎[M].贾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 [18] 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M].张彦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19] 菲茨杰拉德.美与孽[M].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20] 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M].汤新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21] 马丁·J·布鲁科里.《夜色温柔》的创作与出版[M]//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
- [22]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武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3] 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王作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24] 范瑞.总序:在人生的盛宴中浮沉[M]//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
- [25] Michael J. Nostalgias [J]. Critical Horizons, 2000(1): 113-120.
- [26] 戚涛,朱舒双.情感、认知与身份:怀旧的图式化重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3):60-70.
- [27] 戚涛.中产者的怀旧之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再解读[J].世界文学评论,2012(2):212-216.
- [28] 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M].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0.
- [29] Horney K. 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46, 130(4):247.

(责任编辑:陈丽琼)